

从《红楼梦》看清代大家族如何过年

《红楼梦》里的过年,大体反映了北京那时过年的风俗,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、五十四回用了将近2万字,“将荣宁两府过年的情况写得如火如荼,跃然纸上”,生动记录了200多年前大家族过年的生活细节。

领赏收租

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写道,宁国府家长贾珍在腊月间命人“开了宗祠,着人打扫,收拾供器”后,不忘过问妻子尤氏:“咱们春祭的恩赏可领了不曾?”这是皇帝依照常例赏给受封荫官僚祭祖用的银两,按贾珍的说法,“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,多少是皇上天恩……咱们那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,到底不如这个又体面,又是沾恩锡福的。除咱们这样一两家之外,那些世袭穷官儿家,若不仗着这银子,拿什么上供过年?”言下之意,那些落魄贵族想要在物价飞涨的腊月备足年货,勉强维持排场,皇帝的赏钱无异于雪中送炭。就是出身大家族的贾珍,在钱的问题上也“斤斤计较”。

年底,乌进孝作为宁国府的庄头向贾珍交租,带来2500两银子和大量年货,其中不乏珍品。比如御田胭脂米,此米因煮熟后色红如胭脂,有香气而得名,是康熙帝耗费十年在丰泽园御田培育的河北玉田稻种的良种,为内膳所用,也称“御稻种”。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五回贾母吃的“红稻米粥”,就是由御田胭脂米沸煮而成,在当时,御田胭脂米仍属稀有品种。

贾珍吃惯山珍海味,对这些年货不稀奇,反而责怪乌进孝租银交少

了,比他预估的5000两银子少了一半。乌进孝倒也聪明,拿旱涝作借口,还说荣国府田庄比宁国府多着几倍,“今年也只这些东西,不过多二三千两银子”。到底是贾珍在哭穷,还是乌进孝克扣租银,我们不得而知,“过年花钱如流水”倒是古今中外共识,贾珍心知肚明。

备“压岁钱”

贾府人多,贾珍招待完乌进孝,又忙着吩咐将方才各物,留出供祖、家用、赠予荣府的,余者分发给族中无进益的子侄们。与此同时,尤氏正在准备“压岁钱”。

一般人家押岁钱不会给很多,豪富之家不一样,贾府的压岁钱就很有分量,尤氏准备的是押岁银子。古时,金银浇铸成整块作为货币流通,大的五十两或十两铸成特定样式的叫元宝,十两以下铸成特定样式的叫锭子,一两以下的叫银子,银子铸成各种式样,有梅花式的、海棠式的。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,丫鬟先捧了一茶盘金银子交给尤氏,回说:“前儿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,里头成色不等,共总倾了二百二十个银子。”算起来,一个金银子重七钱,约合八九两白,属实不便宜。尤氏看完金银子,又交代下人“把银锭子快快交了进来”,足见这是专为过年打造的压岁钱,因此在造型上格外用心。比如尤氏见到的“笔锭如意”银子,便是打制成笔、锭、如意图案,取其意“必定如意”。还有一种荷包银子,即把金银银子装在荷包中,称“吉祥荷包”,可以拴在腰

带、裙带、手绳或是袍子的扣子上,属于年终必送礼品。

早在清初,年终朝廷赐大臣荷包等物的定制即已形成。无论皇帝赏赐大臣、大臣进贡皇帝,荷包都是主要物品。这与满人传统有关,荷包起初是满洲旗人行军打仗时用以贮备食物的袋子,后来才演变为随身饰物乃至礼品。这也是清代特有的一种风俗。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,北府王爷年终送荷包给宁国府,就是这种风尚的反映。当时贾珍正分配年货,忽听得人回:“北府水王爷送了字联、荷包来了。”贾珍忙命贾蓉出去款待,“只说我不在家。”字联和荷包看似隆重,寓意吉祥,实则是不值钱的小玩意,如果贾珍面见送礼者,以什么样的规格接待?这些都是难题,贾珍索性不见为好。

“门面”工作

一转眼,“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,各色齐备,两府中都换了门神、对联、挂牌,新油了桃符,焕然一新。宁国府从大门、仪门、大厅、暖阁、内厅、内三门、内仪门并内塞门,直到正堂,一路正门大开,两边阶下一色朱红高照,点的两条金龙一般”。

过年,讲究的是辞旧迎新,“门面”工作要做好。很早以前,古人便将户、门作为重要的祭祀对象。人们将门神画贴在大门上,即使过年后也不会收起来,任其日晒雨淋,等到来年春节前,再去大街商铺请一对门神回家,《红楼梦》里才有“换了门神”之说。

明代苏州除夕夜守岁,是到子夜时分才换门神、桃符,更春帖。紫禁城里也有在春节贴门神的习俗,后来为清朝所延续。按照《大清会典事例》记载,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日到腊月二十六日之间,紫禁城里的工作人员就要把所有的门神和春联都挂好。

由于女真族尚白,紫禁城里有不少在白纸上写的满文春联,《红楼梦》里的联对用纸,依《燕京岁时记》载:“或用朱笺,或用红纸。”“惟内廷及宗室王公等,例用白纸,缘以红边蓝边,非宗室者不得擅用。”这些春联自有荣、宁二府的清客来写,用不着到街上买现成的。

祭祀朝贺

到了农历腊月三十日,贾母等人先进宫辞岁,给皇上、皇后及元妃拜年,再折回宁府宗祠祭祖。在当时京师中,小户人家是没有祠堂的,他们过年在家中祭祖,一般都

是在供桌上完成所有仪式。

大家族里,祠堂可以几房供奉一个,贾氏宗祠位于长房宁国府“西边另一个院子”,对生活在贾府的人再熟悉不过,于初来乍到的薛宝琴保留了几分新鲜感。王夫人此时已认宝琴做干女儿,宝琴作为贾家后代祭拜祖宗也是合理。在宝琴眼中,一场庄严肃穆的祭祀活动徐徐展开,只见贾府人按顺序排班立定:“贾敬主祭,贾赦陪祭,贾珍献爵,贾琏贾蓉献帛,宝玉捧香,贾菖贾菱展拜毯,守焚池。青衣乐奏,三献爵,拜兴毕,焚帛奠酒,礼毕,乐止,退出。”如此做法是为将“住”在祠堂、依附于神主的祖先魂灵请回家中过年,接着贾母在宁国府正堂上悬挂祖宗影像,“众人围随着贾母至正堂上”,将供菜一一传给贾母,“直至菜饭汤点酒茶传完”,贾母将供菜摆到供桌上,而后“俟贾母拈香下拜,众人方一齐跪下”。从这一刻开始,到正月十七送神主、收影像、撤供桌为止,每天早、午、晚三遍,贾府人少不了来此烧香上供、行礼磕头。

吃年夜饭

贾府除夕夜的年夜饭,第一道程序是“献屠苏酒”,那是因为古人认为饮屠苏酒可以驱邪除瘟。饮酒顺序由小及大,从年龄最小的人开始,“先贺小者,因小者得岁,老者后之,因老者失岁。”然后上桌的才是寓意新岁油水多、果实丰、年年高的汤水和糕点。奇怪的是,贾府饭桌上独缺了北方人必吃的饺子。

在清代,饺子很受欢迎,《燕京岁时记》载,大年初一这天,“无论贫富贵贱,皆以白面作角(饺)而食之,谓之煮饽饽。”清宫也不例外,新年第一餐必吃饺子,包饺子则是在大年除夕之夜,阖家团聚共同守岁时。据说,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时,连年浴血奋战,杀伤过多,死者无数。为表对无辜者的忏悔,努尔哈赤曾对天起誓,每年除夕包素馅饺子祭奠死者。从此,清宫就留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,除夕夜吃素馅饺子。清前期和中期的几位皇帝都严格遵守祖宗遗训,但是到了后来,饺子馅也从素馅变为肉馅。

曹雪芹似乎对饺子不太感冒,不仅贾府年夜饭里没有它,整本《红楼梦》只在第四十一回提到,丫鬟给贾母送来的食盒内,装有螃蟹馅的小饺,贾母知道后,皱眉说:“这油腻腻的,谁吃这个!”估计它是一种油炸的小点心,不似过年吃的水饺,才会遭贾母嫌弃。

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李崇寒/文

世界上最早的消防队

我国北宋时的“军巡铺”,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专业消防队。

当时京城汴京(今河南开封)“每坊巷二百步许,有军巡铺屋一所”,内设有五人,其任务是:“夜间巡察”,督促百姓遵守火禁规定。又于高处砌望火楼,楼上有人瞭望,以便及时发现火警,楼下设有官屋数间,常住军兵百余人,即专门负责灭火的消防队员。军巡铺中备有“灭火家什”,诸如水缸、水桶、沙堆、洒子、麻搭、斧锯、梯子、火叉、钩抓、大索等灭火工具。

当望火楼发出警报后,楼下的军兵就会闻警直奔火点,同时派一骑兵,速将火讯报告本地片的行政官员和开封府的司法机关、卫戍部队。很快,增援部队抵达,配合灭火军兵将火扑灭。对于忠于职守、报警灭火有功的军士“支給犒劳”,以资褒奖;对于因灭火受伤的军士除给奖励外,还“差医诊治”。反之,若是玩忽职守,顾身不前者,“定依军法治罪”。如发现不法之徒放火,则要缉捕严办,若不获,则“主吏皆坐罪”。

据《揭阳日报》 阎泽川/文

